

写作
春秋

缱绻与伤怀

杨秀廷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散文集)

缱绻与伤怀

杨秀廷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缱绻与伤怀/杨秀廷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8
(写作春秋丛书/袁昌文、李俊主编)

ISBN 7 - 80171 - 720 - 1

I. 缢...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88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贵州铜仁 103 队电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18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贵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ISBN 7 - 80171 - 720 - 1/I · 445

定 价:9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646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十年辛苦不寻常 袁昌文(1)

△寂寞乡土△

新化散记	(5)
走过高坝	(8)
九佑,遗失在大山里的侗寨	(12)
抱愧文斗	(17)
侗寨,那道揪心的风景	(22)
瑶白听古	(24)
难忘侗乡行	(28)
流淌音乐的侗寨	(33)
铜鼓拾遗	(36)
走进隆里	(38)
孔洞风物小记	(46)
玉泉,迷人的侗寨	(49)

△清江履痕△

清江行	(53)
三门塘写兴	(56)
杨渡,鲜活的村寨记忆	(60)
古镇遗风	(64)

过客	(69)
感受文斗	(73)
嘉池之夏	(84)
河口印象	(87)
韶霭,笙歌不落的苗寨	(90)
清江哀	(96)

△行走青山界△

远去的月亮街	(102)
重访瑶光苗寨	(105)
苗吼笔记	(108)
美蒙之痛	(111)
大山深处的冲突	(114)
没有婚礼的村庄	(117)
扣文感怀	(122)
纪德,不老青山魂	(125)
妙不可言青山界	(128)

△匆匆江南△

最忆是杭州	(130)
倾听苏州	(133)
梦里秦淮	(136)
南京长江大桥随想	(139)
水墨同里	(141)
触摸上海	(145)

△乡村通信△

让我们走上心灵之旅	(147)
你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	(149)
我不是可怜的人	(151)
古城新寄	(154)
一脉心痛	(157)
另一种乡愁	(160)

△心灵憩园△

守候日出	(163)
风景	(165)
祝福心灵(外一章)	(167)
守候春天	(169)
遥寄故乡	(170)
与寂寞对坐	(171)
思念	(172)
宁静	(173)
三年	(175)
走近平凡	(177)
自己的节日	(178)
呵护孤独	(179)
走进九月(外一章)	(180)

△青涩时光△

秋日私语	(182)
轻红	(184)

踏青	(187)
独上西楼	(189)
执子之手	(191)
流浪都市	(194)
朋友,你在哪里	(196)
竹儿	(198)
不言浪漫	(201)
朋友	(203)
等待	(206)
寄居筒子楼	(210)
雨落花溪	(212)
花近高楼	(214)

△书香桃李△

丹桂飘香又一年	(215)
军营之恋	(217)
感谢生活	(219)
牵挂	(221)
读书	(223)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225)
心灵的芳香	(227)
贫穷地快乐着	(229)

△家园回眸△

往事难忘	(231)
保卫水稻	(234)
回家	(237)

母爱无边	(239)
父亲的照片	(241)
泪落无声	(243)
一封家书	(247)
我含泪歌唱	(249)
老屋	(251)
感谢女儿	(253)
上学记	(255)
女儿的礼物	(257)
诺言	(259)
回乡偶记	(261)

△心路随笔△

文化·写作·乡愁	(263)
土地情思	(265)
凌云健笔意纵横	(267)
愿逐月华流照君	(269)
又是紫荆飘香时	(271)
泪洒西江	(273)
拾垃圾的小女孩	(276)
乌沙夜话	(278)
轮椅上的孝子	(281)
谒姜穆墓	(286)
心香一炷寄思情	(289)
感悟唐皇	(293)
春蕾赏绿	(298)
让文学滋润心灵(后记)	(300)

十年辛苦不寻常

——代序

袁昌文

十年辛苦不寻常。杨秀廷的散文集《缝绻与伤怀》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清水江苗侗社区中的文化从业者艰辛跋涉后的精神追问。它记述了一个民族社区的风物式微，描写了一群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生，关注社会变革中的弱势群体，感受人文关怀下的心灵冷暖……

1995年，杨秀廷以专业第三名的成绩考入贵州教育学院，成为中文系本科班的一名优秀学员，他还在《贵州教院报》编辑室当了一年多的助理编辑和学生记者。我正好上那一届的写作，又因为他是贵州省写作学会的会员，我们之间便多了份情谊。印象中的杨秀廷诚恳而有些腼腆，作文言谈都带有农民子弟特有的淳朴。记得有一次自由作文，他交上来的是“水稻·母亲·我”，虽然标题不大符合那次作文的要求，但习作中所描绘的乡村生活情景，特别是乡亲们抗旱保苗的身心困苦，使我的心灵产生了震撼，我在他的习作本上写下了几段批语，并在讲评课上读了那篇3000多字的散文习作。从那时起，我对他便有了较深的印象。1997年，贵州省举办万名大学生迎香港回归征文大赛，杨秀廷的参赛作品《又是紫荆飘香时》获得全省第三名，被评为一等奖。到他毕业前，他已连续

三次获得贵州省“遵彩杯”、“文明学子”、“太平洋保险杯”等三次大学生征文奖，并在短短的两年本科学习阶段，在省内外 10 多家报刊发表习作 80 多篇。

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从教，后来又做过宣传工作。因为我近年来主持贵州省写作学会日常工作的缘故，我们每年都会联系一两次，我也偶尔在《贵州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民族报》、《写作》、《山花》等报刊上读到他的习作，而且得知他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当选黔东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每每得到他的信息，都让我欣慰有加。

近日，他到贵阳公干，带来了散文习作集，共有 108 篇 20 万字。这是他 10 多年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的心血结晶。端着 200 多页的稿本，我首先感受到的是这些年来，他真的不容易。

还在去年 8 月，我就读到了集子中的一些篇什。印象最深的是对民生民瘼进行描述和思考的作品，关注贫困，关注弱势群体，彰扬理性和人文关怀，是这本散文集的主旋律。他曾以几篇连续报道，唤起一场爱心接力，帮助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孤儿顺利入学；他以亲身的实践，10 多年来一直倾力帮助一名残疾青年，并坚持用稿费资助几名贫困学生上学。有了这份真诚和热心，他的笔端流露的情怀或思绪自然就容易打动人心。即使是在写给女儿的“乡村通信”中，他谈的也不是家事，而是乡村教育资源匮乏，残疾人在融入社会生活激流中面临的困境，以及老有所养等大众关心的问题，言辞恳切地教诲女儿要学会善待他人，长大后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这份用心，实为可贵。

杨秀廷自称是“一个在故乡流浪的民间歌者”，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歌手”一词，他说：在当下，“手”是一个显性的象征符号，如“写手”、“高手”、“妙手”，自己只是一介乡野书生，只能在民俗野趣

中垂钓而已。从他的作品中,可知他走了一些地方,但最让他萦怀的,却是青山界上的苗家,是那些“遗失在大山里的侗寨”,是大山深处“那道揪心的风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难想象他流连乡间,且行且歌的那种惬意和怅然。他的文章中,流淌着感性的激情,也浸润着理性的思考。如《三门塘写兴》、《清江哀》、《过客》、《远去的月亮街》等,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清水江苗侗社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展示,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衰落深怀悲悯。他的清水江和青山界系列散文,文采与文史并重,曾被境内外多家报刊登载,这说明立足本土文化,就能找到不竭的创作素材,这条路他走得艰难却乐在其中。

写校园和家庭生活,也是杨秀廷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反映亲情的作品中,一件件平常家事,都饱含着他的深情,被他写得意重情浓,那种写实的笔法,那些平凡的生命履历,可见作者对世象生活观察的苦心。习作中还有不少心灵即景式的小散文,大多写于他上大学期间,文字简约而蕴涵灵性,是他精神漫游的心灵倾诉。他的散文,行文自由、简洁,生活气息浓郁,注意构思的奇巧,字里行间流动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读他的散文,有一种淡淡的清幽静雅之趣,这也是我乐于推荐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十年耕耘,而今终积篇成册,可喜可贺。

纵览文稿,尚有炉火未足之憾。游记篇什中,状风物有余,而意象开掘还应更高远;其次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不够,谋篇布局上有的篇什相似;再者视野尚嫌窄了些,希望作者今后能走更远的地方,写更多的文章。这些都有待作者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中逐步完善。

这是一本以大中学生、青年教师、文学爱好者和打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散文集,也是杨秀廷的第二本散文集,听说他正在创作一

部以清水江中下游民族社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此去经年》，他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我和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共同期待他的处女长篇早日问世。

是为序。

2005年6月16日写于南明河畔

(袁昌文先生为贵州教育学院教授、贵州省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

新化散记

秋日的早晨，淡淡的水雾从亮江河上漫起，清澈的河水静静从新化所城秋日的静谧中流过，牧鸭的乡妹已把寂静的早晨悄悄闹开了，披着晨雾，担水的少女绾起裤管，涉进如镜的江水中，慢慢向河中间趟去，然后俯下身子，把两只红漆木桶灌满了水，挺起柔细的腰身，在没过膝盖的江水中拖着漾动着清水的木桶，向岸边的老码头走去，那赤裸的双足，那如葱似玉的脚指头在鹅卵石上，在水草中一步一步地试探着路径，每一步都漾动起一圈圈涟漪，让人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

猩红的朝阳似一个硕大的圆盘，挂在了亮江岸边的树梢上，广袤的原野被涂上了一层绯红的色彩，刚才还是一片朦胧若隐若现的远山近水，在阳光的照耀下，一下变得层次清晰，鲜明生动起来。正是秋收时节，此时，田畴上已有不少农家在稻田里忙碌。

我坐在所城前亮江大桥下河边的青石台阶上，有凉爽的风轻拂过脸庞，云雾已开始散去，田野里是一派橙黄连绵的景象。不断有人把成群的鸭子赶到河边，鸭儿们的欢叫声，在江水里扑楞的声音，为这支亮江晨曲营造了动感水灵的意象。江边长长的几排石墩上，洗菜，捣衣的农妇也多了起来。她们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打听谁家今年的稻谷增产了，谁家的娃儿考上了大学，谁家后

生秋后娶新娘……在棒槌声中，在静静流淌的水意里，他们漫不经心地拉着家常，不知是谁只顾说话，棒槌随水漂去了也不知道。

江雾散尽，两岸的茶山桔园一派葱茏，我这时才发现，江上有许多小木船，或载人，或载物，往返于两岸间。我有些纳闷，新化大桥连通亮江两岸，位置在现新化所村的中部，交通上这么方便，这里的农家为什么要用木船运送出工的村民、农具和粮食过江，然后沿着江岸的石板阶把东西往上搬。一位刚从对岸运稻草过来的村民告诉我，新化所城的历史上溯有近千年，自明代建千户所已有六百多年，因为当地人傍水而居，村落连绵于两岸，而亮江历史上曾是官船来往频繁的水道，上达黎平八舟，下通亮寨、三江，直抵洞庭。又因亮江河段水面较宽，先民们来往出入都凭藉船只，代代沿袭，已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可以说，新化在明清以后，以“鱼米之乡”名冠黎平府，皆得益于亮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一江清波，更是滋润了这里的文脉。著有《亮川集》的清代苗族学者龙绍讷便是沿着亮江走出了苗乡，到外面求学，后返乡兴教，培育了吴师贤等苗族学人。自明清以来，新化所城文举武举相继迭出，风开百代，其中武举之众压过整个黎平府。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里的农家子弟考上大学的数以十计，这一期间，锦屏县学子中擢升北大的唯有两人，两人皆为新化土著欧阳、沈姓后裔。新化人文蔚起，由此可见一斑。

新化是宁静的，江面上追逐嬉戏的燕子是宁静的，江边捣衣洗菜的农妇是宁静的，田原里忙着收割的农夫是宁静的，而那些浮游在亮江河上，数不胜数的鸭子们，他们悠闲的姿态，简直就是这首宁静的田原诗里的一组组动词，一串串音符。

这就是新化秋天的早晨。燕子掠过水波不兴的江面。鸭子从乡梦里嬉戏而过，农家的炊烟淡淡地弥散进晨雾里，江边捣衣的农妇高扬的棒槌敲打出了乡村秋日的序曲。这是一幅摄魂夺魄的景

象,不事张扬却灵动地叩击着人的心扉,有些许的凉薄却柔软缠绵,这江水流淌的分明是山的蕴意,是人的情怀,是田原的风情,是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妙曼情致。

(原载 2002 年 9 月 26 日《黔东南日报》)

走过高坝

有一首九寨北侗古歌唱道：“高坝在高高的三星岭，那是出岩石和侗歌的地方……”美丽的传说和迷人的歌声牵动我对神秘侗乡的向往。仲冬时节，我走进侗乡，去探访高坝。

从平秋镇搭乘一辆川路农用车，顺着苍翠雄浑的岑美坡山势起伏而行，一路上杉木苍翠，层林尽染，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林区冬日图景。汽车从山顶盘到圭叶溪谷底，却是另一番景象，一处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俗画从车边晃过，便到了高坝侗寨三星岭的大山脚。抬头往上看，高坝村里的一幢幢木楼，已隐隐约约出现在蓝天、白云与绿树交融的天际。

汽车在简陋的盘山公路上喘息着往上爬，我站在颠簸的货车车厢里，极目四望，青山叠翠，溪流如线。山光水色，美不胜收。难怪清代著名学者、乾隆年间探花，曾任贵州提学使的洪亮吉当年在锦屏林区巡察时，看到漫山遍岭的林木，不由诗兴大发，其拟写黄泥峡的诗云：“马踢真已踏千峰，上岭丛杉下岭松；当午日光分显晦，南山云淡北山浓。”他的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以九寨社区为典型的北侗山区地貌和浓郁的林业文化气息。

走进明末便有先人生活在这里的高坝侗寨，一种古朴宁静的乡野之气扑面而来。村寨周围，古枫苍虬挺拔；寨子里的吊脚木楼

鳞次栉比，其间错落点缀着许多青瓦白墙的现代民居。这种传统侗家木楼与现代建筑杂合的格局，在整个九寨侗乡传统民族文化村落中是一种另类，是在经济浪潮的攻略中，本土文化退守阵痛的胎记。

高坝侗寨坐落于黔东南州锦屏、天柱、剑河三县交界的三星岭大山上，海拔800多米，与侗寨黄门、仁丰遥遥相望，左与天柱石洞毗邻，后有剑河平岑拥护，从清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坝一直是方圆百里侗乡文化交流的中心。其文化载体就是闻名黔东的高坝歌场，歌场鼎盛时期达三万五千之众。

高坝有350多户1600余人，全是侗族。让人费解的是，整个高坝侗寨房屋相连，村民共饮一口井水，石、彭、吴、谢、王、段、刘、龙等姓人家几百年来和睦相处，但寨子里却有两所小学，一所是锦屏县高坝小学，一所是剑河县高坝小学。据村民介绍，高坝侗寨一寨属两县由来已久。村民现保存有一份签订于清咸丰年间的买山林契约，上面明确写有“高坝上、下寨共买牛鼻山山林一块”。从林契记载可知，当时上寨属于清江厅（今剑河县），下寨属于黎平府。今人亦习惯把隶属剑河的农户聚居的寨头部分叫做“剑河高坝”，属锦屏县的寨脚部分称为“锦屏高坝”，但上、下寨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几百年来，随着寨内各姓氏、宗支交往融合的深入，村民的语言、居住环境、生活习惯、节日文化、宗教信仰等，已不能分出上寨与下寨之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现在的这种情况，村里的人也说不清楚。在锦屏县高坝小学的校史中，我们看到一份材料，1938年至解放前夕，高坝学校办学以三年为一届，分别由锦屏县和剑河县主持办学。解放后由两县共办联立学校，由于诸多原因，这种体制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宣告结束，随后衍生成两县分别在寨中办学。

高坝在侗语中的意思是“高坡上出岩石的地方”。这里山高谷